鶴泉文鈔續選

鶴泉文鈔續選卷八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　灼柳洲訂

書張忠烈妾事

衞輝府鹿邑署。常有女子夜見。以出時衣紅白爲官吉凶兆。相傳唐張忠烈公巡妾。其地人。死此。神棲焉。錢塘趙矸堂晶。來攝縣。異其事。又采人言。以爲忠烈殺妾饗士圍城中。係其妾自請。設心不願。方其出之。必將宛轉嗁號於刀斧鼎鑊之間。忠烈當亦不忍。士卽餓。斷不聽公之殺所愛而啖其肉。然則自請說可信。妾之烈宜旌。爲請於上官。不

果行。城西北隅。故有忠烈祠。因於署設妾木主。為文以告。而遷祔其旁。是夕合署聞喧擾達旦。若人家移居者。嗣後寂無女子靈響。嘉慶九年正月間事也。余讀昌黎集言遠誠畏死。何故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似殺妾為許遠事。新唐書則斷指忠烈。特書曰。出愛妾。曰殺以饗士。竊謂公雖忠。其事過殘忍。非君子所為。或亦如易子析骸。史氏故甚其詞。非事實。考公自真源轉戰至睢陽。與遠同守。一心抗賊。何尚以愛妾自隨。公有姊陸家姑。為公縫補行間。先公被難。妾當與一處。不得至睢陽。方死即死。魂當於睢陽顯。而不在鹿邑。以事理揆之。鹿邑即古真源。公始為令。惟

一姊一妾隨任及起兵義不反顧而此妾方少艾懼為賊得因手刃之以絕念而專挐其姊或此妾明大義知勢不兩存欲公專力辦賊先自殺以堅公志是則妾之死在眞源而不在睢陽故千百年神猶依之史氏誤信傳聞以公死睢陽遂幷妾之死亦歸其地又撰為烹妾饗士之事以益明公之忠張許二公先後同盡節當時兩家子弟尚不得其實致互有言不敢謂新史言必可信也余所論異矽堂而得矽堂此舉證公妾死處且使義烈之婦其幽魄得隨公享祀與陸家姑入鄧州烈女志同有千古甚盛事也矽堂攝魯山令為元次山墓築圍牆禁樵采所至著義聲

云。

當日情事確然如此論古卓識眞能不隨人爲是非筆力尤深透足達所見范景福注

書漢張太守仲景碑陰

南陽漢張太守仲景墓碑載太守涅陽人。爲今南召故隸南陽。墓久淪沒無知者。崇正戊辰夏蘭陽諸生馮應鰲病恍惚見神來。稱故漢長沙太守某爲療囑應鰲爲修某處墓。應鰲既愈。依所指南陽城東祠後七十步。跡至祝縣丞園。境宛然。顧不見墓形。向祝求尺寸地爲太守封樹。祝以無驗呵斥之。應鰲計無出。立石祠中記其事而歸。後三年。有人於園穿井見石碣。果太守墓。會寇亂。應鰲雖聞信不能往也。國朝戊子。應鰲選南陽郡屬葉縣校。乃親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楊。三易主。驗葬處雖實墓猶在荒坎中。

具始末陳於府。出金市楊地。重甓甃。并建墓祠。參議桑公芸爲碑記。噫。如碑言。太守靈甚著矣。顧不示於南陽近地。必假之甚遠之馮生。又千餘年不一顯。必遲至有明將易代之際。雖顯晦有時。理固有難解者。而卒使遺蛻所存。不終沈沒。林廟蔚然。令後人過而生敬。則事確有實。而言之非誣。嗚呼。太守功在萬世。當報者豈特馮生。而斬尺寸地不一封樹。如祝縣丞。又安在哉。

就事敘去只末後略點撥便覺意味無盡 熊藕頤

讀列女傳

劉向列女傳說詩之異。如燕燕于飛。衛姑定姜作。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賦詩云云。君子謂定姜爲慈姑。碩人其頎篇。齊女莊姜爲衛莊夫人。始往。操行衰惰。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詩云云。女遂感而自修。汝墳周南大夫妻作。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乃作詩云云。君子以是知其能匡夫也。雖速我獄。召南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作詩云云。柏舟衛宣夫人作。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

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同庖兄弟皆欲與君女不聽作詩云云其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芣苢蔡人之妻作宋女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言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終於懷襭浸以益親況夫婦之道乎式微黎莊夫人作衛女嫁於黎甚不得意傅母云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諷之歸夫人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穀則異室息君夫人作楚伐息破之將妻其夫人夫人不聽作詩云云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夫一宣姜在毛鄭爲淫婦人

在此則貞婦一息夫人在春秋傳爲失節之婦在此則殺身以全操非特紀載之異是非賢否有大相懸絕者其他則又何說君子讀書不好矜異而舊聞未可盡廢向前世巨儒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受亦非後人得僞撰如更始韓夫人明德皇后之顯然附入然而傳載互異如是則考信衷於一是之難也余修邑乘將備載婦人貞烈事懼見聞之或有誤因讀向所爲列女傳憾而書焉

讀此見考古之難　黃澗川

書楊君雅復宋二徐先生墓冊後

嗚呼楊君此舉可謂孝矣匪獨以義也宋貞定徐先生翊學於台子溫節先生繼之於時四方向慕至有如三衢江氏遠來依倚學其學而氏其氏者有元之世二徐澤稍替矣讀名賢潘松溪送余國元序葢其後裔幾幾欲絕而楊君之先人提舉好修先生追慕其行恨生不同時於其平日講學遺蹝所在不憚自楊轝遠徙從之方是時提舉官於朝才名著遠近矣而志意乃惟二徐是慕病赤城志之未詳二公行實也於修元統志補詳之作訓示子孫備言二徐墳墓在白巖海會寺側朱晦菴嘗拜謁題詩并自述

遷居之意冀子孫世世如巳之以先哲爲法而於墳墓保護之古與今如一邱之貉陵谷遷變昔爲王侯墳今日成蓬科不知凡幾而楚王琴至今傳柳季之壠後世禁樵採二徐墓巳荒始終得楊氏祖孫力巋然存於以見先賢遺德在人其靈爽終古不滅必有賢者起而護惜之固不俟巳之有子孫也而此墓先經提舉之封樹久而址沉寺廢地之入於楊者徐之後人莫祭焉卽提舉之後人莫識焉而君因家錄之著證以邑志而合卒能力顯之於數百年荆榛狐兎之中以成先人之志又以見人之貴有賢子孫也閻君市地爲復墓計主者頗難之會大雨水衝見墓之

前和乃始昭然共信二徐之靈又何莫非提舉之靈乎君賢不踰中人顧於此舉樹阡建祠不惜費可謂義而心抑庶乎孝矣陳瓘稱貞定與山陽徐積齊名積孝子也貞定之舉以八行孝行之首也季節傳亦稱其事親能色養居喪哀毀君能嗣先世之意其於學已得二徐之大者覽復墓冊為敬書其後

專就表先賢墓立說及贊述二徐皆不是題目此文起二句作意賓主了然用筆忽開忽合興到而文隨之　汪選樓

書史記鼂錯傳後

鼂錯衣朝衣斬東市史記考異謂其父死才十餘日而身朝衣如故未嘗行一日之喪刑名之學弊至於此此論頗失之錯父死必衰經不復入朝而反者以誅錯爲名景帝入袁盎竇嬰之譏亦謂錯首禍冀誅之得罷兵猶恐錯縞服臨刑而入不信特令衣朝衣使衆知其爲錯卽其斬東市亦似東面以謝吳與凡言棄市者不同也此條本文上明有上令字何得抹去而謂錯居父喪仍然朝服乎錯死兵不止徒以快見讎之心誠不免冤而又加之以不服喪之罪不滋之冤哉故君子細讀書不輕論事

讀此歎史公字無一虛下 洪頤煊注

孫燭溪同年松上巢雲圖記

堂之前為松一株輪囷盤曲而上其高數尋五鬣紛披望之如翠蓋下為嶙峋巖石布列而芭蕉海棠交映於其間勃勃虛浮於松之上者皆雲也有科頭盤膝端坐手持拂對松而看雲者則吾友孫君燭溪也燭溪學宜為世用顧意樂此有類於山林隱者之為何也今夫隨俗而變遷者心不定也膠於物而泥其迹者心之囷也惟松柏有心故常堅惟雲無心故能化是二者一根於地一神於天不相似而適相得故松而雲巢之其以有心遇無心乎以無心處有心乎是悟者機也燭溪殆有得於道矣謂盤桓於

林之間而爲隱者之適此視燭溪也淺

靈空天矯筆墨神理俱自馬蹄秋水來文至後半韓歐爲擱筆矣不謂小題有此異觀 王穀滕

顧琴巖紅蟻集題詞

蒙馬以虎皮。楦驢以麒麟之飾。雖愚者必笑之。以爲不類。螢火之明。而可以卻馬。蒼蠅之飛。而附驥千里。識者固不以爲小也。是故。醯雞喻道。蝴蝶喻化。秋蟬喻潔。螳臂喻勇。諒矣。琴巖方自愧。羣蟻之戴笠。不若巨鼇之冠山。吾歎其集。於中。若見天地之旋。日月之轉焉。晉應璩與曹昭伯箋云。昔陳司空閒居愁坐。幸賴遊蟻。以娛其意。吾將與琴巖縱。獵。於几。氈。之上。爲具而漁。之硯中也。

妙筆都從蒙莊來　孫燭溪

顧琴巖蔗尾集題詞

食哀梨而歎其爽。啖崖蜜而悅其甜。人情乎。雖然。金橘之酸而或嗜之。薑桂之辛而或好之。何必甜且爽之貴。琴巖詩初不適人口。漸而佳勝出焉。知世之甘者不少。君家長康也。

　　　　　　俊逸陶晴皐

石屏續集跋

戴石屏續集四卷。曲阜孔一齋孝廉爲周林汲太史校書時。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原寫本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字。宋寶慶間臨安書人陳起能詩。刻江湖小集。以夜雨梧桐皇子濵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觸時相史彌遠。坐黥。燬其板。其子思爲重刻。元末從四世孫世隆。復彙梓南北宋人詩。多所增益。石屏與起同時。起板已。燬。則所云陳宅。非思。卽世隆也。石屏以詩名足迹半海內。著作甚富。不應陳氏但刻其續集。豈纂大典者失收與抑當時板已不全與。外間所見石屏詩。除宋詩鈔宋詩紀事

外。不可多得。一齋所錄乃得其四卷。其亦足觀也已。

小小序跋中徵論古之識 李秉鈞注

題顏氏所藏先世交遊尺牘冊

柳子厚記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曰。先君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其間卓然知名者。袁高杜黃裳等二十人耳。今觀此冊考功先生交遊之盛。殆過之。其爲一世聞人。又不止二十計也。子厚第錄姓氏。衡齋乃皆有收存手蹟。人人詳考而爲之傳。其傳當較柳氏益遠。君子不知其人。視其友。不得其後之賢。視其所守。顏氏祖孫。其可及乎哉。

寥寥短幅。神味無窮。此太史公傳贊中得意作也。戴東山

請減涉縣歲辦闊布詳

彰德府涉縣爲呈明事遵查卑縣奉派棉布事關解部之項自應循照舊規發交地方分投採辦不宜復有煩瀆唯現據該地保等有呈請之處不得不爲詳細陳之查州縣派辦一事既視其地之所產而數之多寡尤衡其邑之大小卑縣歲辦額布節年實視他縣賠苦緣卑縣缺分本小就彰屬比較戶額丁糧俱不及湯陰武安之半加二縣地平氣煖宜於種花卑縣山地瘠冷花不能長歷無人種志乘可核詎以宜花兼倍半卑縣之二邑而湯陰歲辦布只五十餘匹武安止八十餘匹以減半二邑並不出花之卑

縣歲辦布反多至一百五十匹本境既無機匠官不能不責之地方地方不能不購之鄰邑前此歲辦之布並由地方購自武安鄰境採買多有跋涉兼任居奇除給領例價每匹賠至二三千不等地方已為難支本年又於額布壹伯五十匹之外添布三百餘匹與彰屬各邑均解似此原派則輕重既懸增派更大小一律非惟難服百姓之心抑何以舒小民之力疊經地方向卑職呈懇詳減卑職以事關部件未允上求茲奉派來年額添各布原續共三百十二匹卑職遵奉墊價飭辦乃該地保以本額既多節年連有添派不勝賠苦復向卑職呈求卑職伏思歲派之數定

自何年。雖久遠無從稽考。其中從前胥吏容有顛倒又或
情形今昔實有不同第念爲數過多民心疾苦卑職體察
地方核之別縣派數委未平允辦實艱難此事本年經紳
士李可珍等曾於憲臺衙門呈遞復恐憲情未能下悉轉
求前來不得不據情籲懇可否仰祈憲臺俯憐疾苦或於
別郡辦布州縣核其邑大布少之處酌加分撥或就彰屬
大縣量爲通融俾卑縣不致偏苦則民力紓而易辦於解
部之數仍屬足而無絀公私有濟官民均頌理合具詳伏
候憲臺察核批示祇遵

卽就夯縣比較偏苦自見措詞愷切中仍復委婉動人

所謂仁者之言余秋室

鶴泉文鈔續選卷九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　灼柳洲訂

四書解

有朋自遠方來　方來非不定之詞。正。見。其。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芾方來其讀也。

子張學干祿　說文祿福也。詩云百祿。非專祿仕。又干祿豈弟。干祿百福。亦非不好字面。子張蓋念。多福之不易。思所以。凝。庥。之。道。第未知學之常本言行耳。

巧笑倩兮章　古人無虛飾。絢。即。是。禮。以。辨。等。威。所。謂。上。

下有服也有后夫人之容色乃被以后夫人之服是之謂稱素以爲絢已明明是禮後意繪事句夫子亦即就禮服明之子夏當下一言悟徹所謂禮乃詩中之禮非詩外之禮也前後皆說詩觀章末一語自見

管氏有三歸　三歸雖引古書求事實於焉得儉自合下知禮句碍難轉身當活看下句官事此言其家事位尊祿厚廩給周親爲三黨之歸如此既與不儉正對幷知禮鄰通得去更不混下節僭侈又說苑管仲之賢不得三權不能使其君南面致伯則以三歸爲三權之歸亦較諸說爲勝

造次必於是　即左傳隱四年注草次之期謂旅止野間古字通就本字面解則造爲趨造之造次爲次舍之次即行止二字

臧文仲居蔡　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攻龜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龜室何櫝是已櫝是器故春秋傳曰作虛器山節藻梲以爲櫝飾注藏龜之室正指櫝言若藏櫝之必有室自可推說

子游爲武城宰章　左氏哀八年傳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其父往來宰室行事爲人不滿或因并沒其子子游深識即就其與父志

行不同處明之非公不至何是事實行不由徑乃勘語也其後得遊聖門殆子游爲之引

子見南子章　矢如盤庚出矢言之矢正告之也不同否兩厭字即厭于尊者之厭彼託見小君之禮來分之所臨不得而辭凡予遭際否塞不獲一遂本心者天實抑之之深耳豈眞意欲見之哉

子之燕居章　說文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書厭草惟天則春象也聖人與天地合德申申天天燕居時具有秋實春華之象所謂氣備四時者已於此徵其概焉

將入門　盖齊北城門也公羊注謂之爭門據說文本淨

門。有池故謂之淨。將。入。築。馬。亦。以。池。故。臧武仲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則魯南城東門。

暴虎　徒搏非徒手。廣雅。徒裼袒也。韓非子初見篇。頓足徒。裼。韓。策。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皆。以。徒。爲。袒。然。則。徒搏。即。鄭。風。所。云。襢。裼。暴。虎。因思勇能搏虎。何必定襢裼。或古時衣袖寬。不便用武。或倉卒遇虎。爭持跳躍。脫衣自擁護。并以肱虎之目。得有著手處。前人未道及。

孔。子。退二句　進退兩字。解多不明。此非司敗來見孔子。乃。孔。子。往。見。司。敗。也。巫馬期陳人。意子介之見。或令典謁。進見時。期俟於外。未必隨入側侍。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

退。況言之不合。旣出。則期將隨行。司敗欲有所言。故特揖期人。期進而子先登車矣。說成司敗來見孔子。則子退在何處。置司敗於何地。期固在聖門者。又須司敗揖進乎。語無一是矣。

啟予足啟予手　說文作晵。省視也。古字通。

禹吾無間然章　此美夏王之治道。中天以來。風氣日開。天下有趨於文之勢。又平成後物力漸裕。民侈亦漸萌。故禹以儉治天下。所以力為之防。而宜輕宜重之間。適如其分。初非一味敎人儉。所謂權衡斟酌。上承二帝。下啟百王。垂為定制者。確乎其不可易。故聖人深致其歎。飲食衣服

以下六項皆指教令百姓言再特身爲率耳如常解則衣食居處之儉不過小節聖王皆然何足爲禹異哉禹以儉治天下墨子言之特詳

我卬其兩端而竭焉　端、絲緒也卬者說文扣牽馬也呂氏春秋扣穆公之左驂高誘注持也史記伯夷卬馬而諫卬與扣通義皆爲牽持竭則盡絲之緒終始本末精粗俱見矣

吾自衞反魯章　樂以音律爲主樂之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朝廟夫子欲盡取正之而時未暇及適師摯在官可與語樂先取關雎定其音律

洋洋盈耳即翕如繳繹之音也然雅頌猶未及不得云樂
正自衛反魯決吾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間定全樂雅頌得
所則下而鄉國上自朝廟無不正矣凡堂上堂下之奏皆
有一定音律聖人雖明其理而必得知樂之人作樂之器
相與講論肄習是時師摯在官未可知如師冕則皆商定
之人也若詩則篇章具在不過一整飭并定其用之宜否
況有不必盡用之樂者乎聖人云正樂未云正詩也自衛
反魯與師摯之始同一紀時亦見聖人之留心於此非一
日夫聖人先特不暇耳豈俟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後能
知其說哉

享禮二節　鄉黨。爲無處非禮。獨於享言之。此非禮文之禮。盖物是容色。謂儀。書曰享多儀。有容色則儀稱其物而成其爲享。今人解儀字太深。試思儀則可云多。因有及有不及。若敬則一而已。何多寡之云耶。國君行聘圭以申信明情。則在物。於是束帛加璧之外。有庭實焉。盖有通行一定之禮。有隨時置備之禮。將行授使。使入境必展視。既聘請享。乃陳幣。非特升降裼襲拜跪。有許多儀節。即左右上下布設。及爲君達誠。爲君道謙。無一處無儀。在禮盛而儀與俱盛。故曰有容色。若私覿則使臣自申敬。薄物將意而已。說文。愉。薄也。引論語此文。古無偷字。即愉是禮之薄故

曰愉愉如上下皆言禮節無二敬也讀愉爲愉色之愉古說殊不可解矣柳洲附論禮經言容處多是儀漢世有容史賈誼有容經鄉黨居不容亦儀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說文紅帛赤白色也以赤加白爲紅廣雅纁謂之紅爾雅所謂一染卽今之淺絳禮書丙辛合而成紅紅者赤白之雜丁壬合而成紫紫者赤黑之雜

點爾何如節　石經詠而歸作詠而饋頗難解後讀漢舊儀補遺云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是則祀雩同社稷之禮因悟漢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暮春交夏之時相率雩於郊外盛服潔身舞蹈

風詠饋食皆請而之事所謂童冠皆舞人數亦如漢儀所
說點無意爲邦故就當下時事言之以寓憂樂與民相同
之意夫子以道不行周流無益反不如點言歸田之適故
有與點之歎然則於樊遲何責曰遲之失在請學若躬耕
樂道豈非聖賢事哉

草上之風必偃　偃之言卻倒也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
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杜注
斃仆也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身轉向上吳越春
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詩或息偃在
牀人無覆臥者息偃亦仰也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

欣。然。仰。承。之。意。解作覆地。稍近於勢臨之矣。柳洲附論說文偃僵也仆頓也仆與踣同郭璞爾雅注踣前覆也僵卻偃也並可舉證

襁負其子　說文。襁負兒衣。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非繩索之謂

何晏也　說文。晏天清也。小爾雅。晏陽也。如淳漢書注。三輔謂日出淸濟。晏晏而温。淮南子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諧知雨。對雨言。亦謂晏爲陽。古人朝皆在質明。其退亦早。所謂大夫夙退也。晏。猶。俗。言。日。出。老。高。故。訝其遲。作日夕昏黑。則誤矣。

南人有言章　下子曰衍。章意一串。爲巫醫發。古醫皆巫

爲之。爲。巫。醫。則。必。明。陰。陽。之。理。而。易。所。以。道。陰。陽。當時時占玩。極數知來。審天時人事之變。則吉凶禍福生死之故。莫不了然。然。則。占。者。巫。醫。之。恆。業。易恆其德。貞。緇衣引作偵。說文。貞卜問也。周禮凡國大貞。注貞問也。偵與貞同。謂。懷。誠。以。卜。之。神。正。與。不。恆。其。德。相。反。得夫子不占一語。南人所譏無恆。前後義俱顯。不恆二句空說所見似大。與上而絕不蒙。柳洲附論呂氏春秋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醫山海經大荒日月所入有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古大都卽以巫爲醫醫家有祝由科皆用巫祝湖廣人今傳之南人云云其來久矣

君子不可小知章

知。受。一。例。就。本。人。身。上。看。知如子產

其將知政。泰始知知河東之政之知。後世多以知字名官。如叅知政事知樞密院。及知州知縣知雜事。並謂之知。而有大有小。今屬君相說。似與受字兩岐。

其猶正牆面而立與　不爲二南。則身不脩。而教先不行於家矣。牆面空說。不如郎實指家言。王義甫黑心符所謂四牆屋也。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無任其出入之理。謂專力大德。其小者檢束不到。可知而改。非若大德一踰。則身敗名裂。晚蓋無及。不踰閑者。斷斷不容其出也。小德或不免踰。可仍歸閑中。雖出。而入。可也。下句鞭上句。出入二字。歁側看之。

語自無病。

言其上下察也　古讀察如際。書傳中字多通。上下察。蓋卽上際於天。下際於地之意。

壹戎衣而有天下　只此一語。可斷武王無孟津觀兵之事。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示諸掌。與指其掌文義自別。掌如何示。自當依鄭注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也。詩示我周行。箋亦讀寘。易寘于叢棘。劉表及范注穀梁竝作示。古字通。

其次致曲　心形曲。故字象之。稱心曲。亦稱隱曲。致曲。卽

孟子所謂盡心有誠則知性矣因端擴充意自包在內不必解曲爲一偏以古多讀訓繁曲委曲無訓作偏者

衣錦尚絅　錦爲禮服貴文也但未接見尊長先服以待嫌於文之暴露而褻其爲錦故以絅覆之至行禮時仍當去絅並非所重在此緣衣黃裏詩猶刺之若內服錦而外覆絅成何服制又何不幷去錦而專服絅乎聖人斷章取義仍須會古人本意絅或作褧作顈作苘總即縈是爲麻之粗而纖成者

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　史記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此二年中燕並無君但太子平卒立年表又云君噲及

太子相子之皆死疑與世家自乖誤按世家敘太子四處俱係以名獨年表無平字蓋相字不下屬子之而上屬太子明時死者為太子相太子自在也若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又因年表而誤耳

今夫蹶者趨者　說文蹶跳也趨語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呂覽貴直篇闔而蹶往趨之皆謂跳也曲禮足毋蹶鄭注蹶行遽貌直行曰趨跳行曰蹶俗所云一步當兩步說是顛仆則蹶趨字先後宜互易

雖袒裼裸裎　裸說文作臝裼裸竝訓袒義無甚別書多互用在一處當略分袒如袒左袒右之袒偏露衣也裼解

爲去上衣見裼衣之裼裸則全露體如左傳欲觀其裸之裸裎者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是也分袒裼爲露臂裸裎爲露身說似無本

有采薪之憂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采薪須以爲計蓋病者謙言不能自保非云病不能負薪也

吾何慊乎哉　趙注慊少也大學此之謂自慊古本作自謙逸周書爵位不謙與慊同本字當爲歉作慊作謙皆古人假借行有不慊於心與史記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又皆愜之假

庠者養也　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庠亦習射。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序亦養老。立學一體。教亦相同。養老習射隨時於其中行之未必爲立教專義且使庠序各有所專。不應校獨空空言教。射序古同音。三學均教導之名。孟子就同音取義。訓詁體當然耳。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即此養字。楚詞天問。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王逸注。射行也。亦近教字意。

舉舜而敷治焉　舊本孟子無治字。趙注。敷治也。似後來以注混入。

匍匐往將食之　將字有宜虛說者。論語固天縱之將字

連下聖又多能也爲句此處則宜實解爲持字下三咽始可直接上全謝山讀下熊藕頤說

詩曰天之方蹶三節　泄字說文一引作呭一引作詍皆謂多言正與噂沓之沓同音同義故云泄泄猶沓沓也孟子又恐人尚不曉泄泄之狀因以事君無義三句申明之亦重在下句言邊解泄泄爲怠緩悅從則與第三節義歧矣

雖孝子慈孫　慈亦孝也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齊語不慈孝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孝慈竹慈烏卽孝竹孝烏不但愛子孫始爲慈

發乘矢。發矢示意。四則嫌多。廣雅。乘、二也。方言。飛鳥曰雙。雁曰乘。凡經言乘。禽乘。壺乘。韋之類。並是二。不必泥四馬為乘之解。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上三年紀處桐時日。下言此三年中。無非悔過之日。太甲賢君。失德知悔。豈待至六年之久。又處桐三年。亦是因太甲居仲壬喪。原有諒陰三年之禮。因使廬於墓所。而日訓以述先王之德。不然。於桐。亦何。必。定。以。三。年。之。限。哉。

柳洲附論放桐自係太甲始立事若如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則在位失德之久伊尹先不忍放而後乃不已出於放且太甲能顛覆典刑恐尹身之不保其又孰能放之此固於論

未通也劉向告成帝湯無葬處令桐爲湯墓所在向豈不知主居仲壬憂說自確

否不然也　否卽不然似嫌重說攴商相與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聲○以聲義推之○卽今○俗○呸○本字○字書所謂相爭之聲也○然則否本杏字○當以呸音讀之○蓋○聲○而非○詞○後漢書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負○負○音○亦○如○呸○呸○　柳洲附論否今隸作音讀側㑀反形聲兩失義遂莫得而推矣

天誅造攻自牧宮　牧宮未必卽鳴條○要近夏都○造解爲往○始與下句有情○訓始則義與載複矣○又一說桀崇侈宮室○畜養禽獸○日役百姓○造○攻○無○休○其○失○天○心○自○此○始○

主司城貞子　哀七年傳○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是○司○

城不特宋有此官杜預世族譜司城氏陳哀公孫依史記
卽以貞子爲陳人。解。較直截。

頑夫廉　廉、側也。禮注堂側爲廉。記言砥礪廉隅。義皆爲有稜角。說文。頑、梱頭也。梡木未析曰梱。蓋囫圇之物。廣雅。頑、鈍也。鈍頓古字通。如淳陳平傳注。頑頓無廉隅是也。頑有兩種。一混沌無分曉。任人推移。一依阿隨俗。一切不露圭角。正與廉字相反。頑夫廉。如云。圓者皆方耳。廉潔無欲。與頑字不盡相照。柳洲附論史記刓方而爲圓刓與頑皆从元有圓意

湍水　向主說文。疾瀨。解。既思趙注訓圜。謂湍湍縈水。亦有理。湍湍猶團團。圓轉無定形。故可東可西。最得告子意。

若專取急疾。非東即西。成一往矣。凡字从耑者。多有圜義。玉篇。圌圜也。倉頡篇。篅、圜倉也。趙注亦此意。

子服堯之服。 詩寤寐思服。祭統纂乃祖服。鄭竝解服事也。服堯之服。如云事堯之事。作衣服看似小。

如其自視欿然。 人之嗜利邱壑難盈。而能不以為喜。且凜然如在陷穽之中。則知憂知懼。而勉於善。豈不過人之遠。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韋昭國語注。五尺為墨。今木工各用五尺以成宮室。其名曰墨。則墨者工師之尺度與俗所用墨斗不同。

虎賁三千人　曰虎賁以明其勇不分步卒甲士自史記於虎賁三千人下加甲士四萬五千人似虎賁專指步卒周官有虎賁氏之官其屬八百語又似指官屬言因疑孟子所言虎賁之士太多欲依牧誓改三千爲三百人不知周官官制後來所定而三千人統甲士言之爲數原非過浮也

山徑之蹊間二句　朱子荅陳全父鄙意轉覺嬾怯況本來只是閒介學問間介是微小之意讀至介爲句然字轉下亦有理

先生四書偶談久行世此復補所未及習見之書如得

異聞乃知道理無盡固難與鈍根人道也林芳注

詩經解

小星　此宮中左右宿衛之士須夜挾臥具而往視衾裯大夫自公有時者勞逸不同故曰命韓詩外傳引證曾子仕莒得粟三秉亦以爲臣子之思若衆妾進御夜行自抱衾裯豈君所不具而須衆妾之攜乎漢官儀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給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燒從入臺漢官典職儀式云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此亦可指女子從入直者言但漢人制或非古法　被之僮僮被被服也僮僮猶童童淮南謠一尺繒好童童被服之容也

野有死麕　女子幽陰之性過鬱則病故古人亦於春時略使疏散不然文王正家化行江漢間不當有游女也然

女子春遊無獨出之理必有同行引掖之者其人亦吉士春田獲獸之時此如玉之女驟見人多心驚思避有兔脫之狀士則語以徐行無恐遽失儀致物疑怪葢有以知強暴之必不相及慰安之若此容不改而言有章誠吉士也昭元年子皮賦此詩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吉士豈即其家兄弟耶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戴嬀之子見弒州吁歸陳志在復仇莊姜送之與密謀曰仲氏任只委以討賊也其心塞淵信其愼密可恃也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喜其柔順不露聲色既能自全又使州吁不疑於其去終言彼此皆

爲。先。君。仇。不。死。先。君。目不瞑。外。應。內。主。各。承。其。責。明。仲。氏。
亦。以。此。事。任。之。已。也。厥後石碏與陳侯謀殺州吁于濮莅。
於。送。歸。時。二。人。已。計。之。定。矣。不然莊姜何爲越禮而送之
遠哉。　乃如之人。斥州吁也。州吁以魯隱公四年三月弑
完自立。九月卽見殺。雖欲求寵諸侯。以和其民。弑君之賊。
盡人欲誅。胡能有。定。篇內凡。四。言。莊。姜。固。逆。料。之。甫得志
而不禮君母。適以稔惡耳。　韓詩外傳。魯敬姜云。此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德音
無良。是。亦。賢。母。謂。子。之。詞。是時州吁目無其母。宮闈無復
忌憚。不。報。無。母。子。恩。可。忘。并。不。知。有。母。　惠然肯來。定省

非恒節也莫往莫來晨昏無定候也皆傷巳之見侮於孽子州吁之暴甚矣風霾陰雷曾不知懼外有歸陳之戴嬀內有在告之石碏及其未定而圖之庶幾得遂所願懷思至不寐也　燕燕同謀討賊日月決賊之不能定終風狂暴之甚討賊更不可緩際此阻兵於外士卒離叛賊不足滅矣乃巳方假陳討賊而賊又結陳宋伐鄭疑陳轉爲賊用因憶前此送歸死生契闊之際與仲氏具有成說庶幾讎怨得雪迺歸同聚詎今相隔之久我幾不能自存而一在衞一在陳詢之而不得信益深宮憂思恐事有反覆坐失此機也此詩作於州吁未殺之前莊姜於是乎思適

追矣

干旄　自郊而都而城來之漸近也駕馬自四而五而六見之欲速也大夫承命具禮以迎賢者幸於其至其意之誠如是後言大夫車馬旟旄之美失詩意矣

有狐　狐毛足以自溫綏綏淇梁不敢竟渡畏其寒也況之子遠道冱寒無裳可念與前篇伯兮同爲室人念遠之作韓詩外傳引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衣食之念在行役者尤甚矣

揚水　我聞有命命者天子之命也武公取晉盡以寶器賄周王使虢公命爲晉侯無衣所爲作也自桓叔謀簒奪

潘父之徒。從之。素衣朱襮。居然侯服。黨附之衆。夫人知之。不待告也。惟兄弟爭國。非得王命。人心不服。是時王雖爲晉兩伐曲沃。微聞曲沃賂王。王又將命爲侯。則大勢已成。我其危哉。而事跡未顯。洩之中其黨之忌。且畏動民心也。左傳。驷赤對叔孫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驷赤卒出侯犯。以郈歸叔孫。作詩者其有驷赤之志哉。不然。則黨賊之詞。何取而錄之。

羔裘 爾雅。居居究究。惡也。居古倨字。居居。氣之驕。究究。謀之險。奸賊得志。皆由亂臣之從。此服大夫之服者。孰非。晉室臣子。甘心從逆。我人皆他人矣。豈無爾肆之誘我。我

則與國同休戚死一君立一君武公之弒哀侯也晉人立
小子侯所謂子豈卽小子侯與蓋未成君之稱

無衣　康公無從王征伐事在穆公時惟從王人爲翟泉
之盟若助晉文納襄王見史記而經無之此詩在渭陽前
疑卽爲納晉文事而假王命覩穆公享晉公子賦六月趙
衰命公子拜賜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云王于
興師卽六月之王于出征蓋相約爲同心敵愾之言於時
晉文甫入又潛會秦伯於王城師過京邑未容王全不知
康公爲世子送晉文見於序說其見左氏送公子雍於
晉則後來事

月出　與下株林澤陂二篇。皆靈公事。月出乘夜行淫。不知舒之方謀亂。旁觀代爲寒心。株林詰朝又往乘馬馳驅。不止夜間微行。夏南卽前章之舒也。靈公被弒以五月癸巳。澤陂蒲荷。其所見時物。荒淫不已。必至於此。忠臣監於泄冶之死。束手無策。流涕而已。視前此勞心悄慅。又有甚也。

伐柯　此與東山章意相連。取妻須媒。言歸士之新昏。有家室。與親結其禮。同意籩豆有踐。新之孔嘉也。其則不遠。亦與其舊如之何。語相問答。

狼跋　解上二句。謂公遭流言之變。似以狼指公。於義未

安當指所征之國言

鴻雁　之子。王人之奉命安集者。年不順成。土功不興。卽謂爲室以居流民。令棲止有所足矣。何至百堵皆作。與緜之百堵皆興。斯干之築室百堵同詞。疑此卽後世以工代賑之法。雖則劬勞。亦謂王人之經理督率者。不專指流民。其究安宅。則國與民兩得其益矣。康成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宣驕。果築室居民。何驕奢之有

皇矣　此與爲宅。作之邦也。天立厥妃。作之對也。自是而生太伯王季。韓詩外傳。伯見父志。季知父心。

下武　此詩言哲言孚言順。又推本孝思。無一語及武功。

篇首特言下武明周家雖以武得天下世德相繼自三后來未嘗尚武與夫子表周德之至同意首章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二三章言成王媚茲以下爲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孝思卽中庸所稱達孝韓詩外傳記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於周公云知中國有聖人引詩以不遐爲遠人有佐爲周公此其據矣

厥初生民　先生如達達卽羍小羊也蓋始生有異形也異形之生恐傷母而無事又可疑也本禋祀求子豈上帝震動不降之福居然生此異類驚懼之甚爲棄之之由如舊說豈有相從求嗣而無人道之理若果姜嫄自疑不待

生而去之矣。由求子之誠。得子之喜。忽然而棄。前人不得其解。謬說種種。不知古與人始生。多有奇怪之狀。其家欲不舉。書傳所載非一。蓋不知其後之為禍為福。后稷之棄。亦猶是耳。克岐克嶷。此時已非復異形矣。卽有邰家室。養於母家。就彼成室也。以歸肇祀。始歸攝國主祭也。上帝居歆。始信天特異之。非有所不寧。

閟宮　三壽作朋。鄭謂三卿。僖公時三家之勢未成。成季親賢作輔。餘或參用老成。文選東京賦送迎參乎三壽。薛注。三老也。養生經有上壽中壽下壽。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承繼也。伐狄懲荆。周公之事。君能繼之。羣臣所不敢

任也。平淮西碑。歸美憲宗內斷。亦此意。僖公閔公庶兄。凡在位三十二年。至子文公四年。母成風始薨。其壽可知。妻不先母。蓋令聲姜特舉觴稱壽。非奉母恒節宜大夫庶士羣臣皆賀也。邦國是有。以一國養也。末二句稱祝之詞。此節備言公之孝。下文作廟。則孝之上達。今解宜大夫以下。並以爲頌公詞。重而意複。

特出新義。初見而驚。細按之一一自經文體會而出。就令毛鄭復生。亦當不厭商酌也 許周生